

一片槐花

陈云东

院子东北角有三棵树，一棵槐树，两棵四季青，都是我从别处移栽过来，树干有半搂粗细。山里人家房前屋后都不喜欢种树，我们家的老人也反对，特别是这棵槐树，理由是：种这么大的树，树冠长开了，就遮了菜地的光照及露水，菜就长不起来，而且开白花，不吉利，“槐”，音坏，也不吉利，还有，夏天长一种叫“洋辣子”的毛毛虫，不小心沾到皮肤上，火辣辣的红肿生疼。

半山居所在原本是菜地，地势高，光照好，加之地下埋了化粪池，菜蔬都长得油绿肥大。

自从我移栽过来三棵树，丈母娘每次挑水浇菜，抬头望望抽枝发叶的树杈，就唠叨：“种许多树有什么用？不能吃又不能穿……”虽然我反复声称这是人家不要的杂树，只花了柴火钱搞来的。老人家总疑心我三被山里人敲竹杠。

来榜镇附近有个王湾村民组，一次我开车溜达时经过，看见路边一截粗皮裂骨、黑不溜秋的树干，根部的侧枝上有几缕绒根，貌似隔壁老爹的乱发，就问拿了锯条的农人这是干嘛，答：槐树，长门口路边，太大了，遮光，砍了烧柴。我心存怜悯，就问这还能栽活吗？答，能活，有这么多绒根，插土就活，你要吗？见我疑虑，又说帮我叫个拖拉机，一上肩就驮回去了。说好两百块，两担柴火钱。果然，跟老槐树一样粗壮的农人一人一肩就抬上了拖拉机。后来，我把它移到菜园地头，挖坑栽了，当年就抽枝长叶。隔壁老爹用黄烟杆指着枯枝新芽的槐树，一脸笃定地说：“三年开花。”我问为什么要三年才开，说移栽过，缓不过劲来。又说槐花可以吃。我问咋吃，说炕饼子，和玉米面。问好不好吃，他敲敲烟锅，用浊眼瞄了我一下，幽幽地答：那年头，你还想吃么好吃的？树皮都吃！

树冠年年长开，菜地的收成当真一年不如一年，那年秋天，丈母娘郑重其事声称：“我不兴（种）菜了，你爱干嘛干嘛去吧！”她已经在来榜

河边上看中一块平整的荒田，跟人家谈好借给她做菜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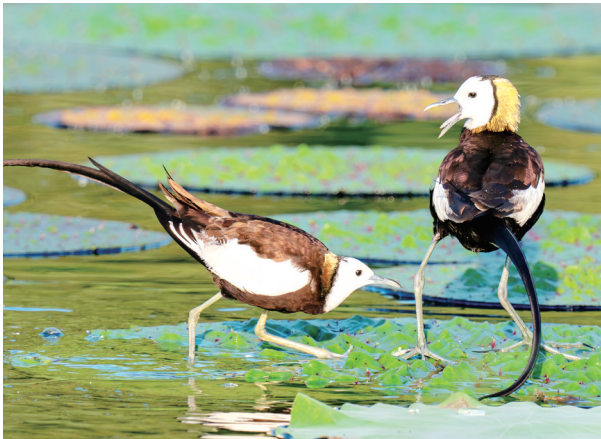
半山居院子本来就小，空间不够用，我于是就谋划着，仿宋人画意，在这块废弃的菜园地一角，搭一间木屋，做个茶室、书房，或者派其他用场。平整场地，砌石坝，搭框架，封墙板，顶面做防水，外围修围廊，通水通电，室内装修布置……也就两个月功夫，树荫下的一栋木屋就出来了。木屋外边的一圈挑高架空的走廊，是我临时加的，搭建的时候，木工王长子就提醒，门口的大槐树抵着碍事，不如砍了去。我坚决不同意，跟他也说不清道理，好在王长子拗归拗，最终还是听我的，并“寻思”出办法，在走廊棚顶上留个孔，巧妙地让出了槐树生长的空间。

菜园地还是空了一大片，我沿着围廊四周种了几十株无尽夏绣球花，又在支撑围廊的木柱子边种了紫藤、凌霄、月季、兰草。还是没种满地方，再把老丈母娘请来，让她在空余的场地种上几架四季豆、黄瓜、番茄、扁豆，很快，一庭春雨无尽夏，满架秋风扁豆花。

2024年仲夏的傍晚，阴雨绵绵，我坐在菜园边木屋的围廊下，泡一壶老茶，捧一本闲书，头顶上是一树槐花，透过遮天蔽日的槐树绿叶，看着西天渐渐暗淡下来的晚霞，隔壁老爹佝偻着接近九十度的腰背，横肩驮着栗树把的粪瓢，嘴里叼着轮胎气门芯做的黄烟锅，一步三咳嗽，蹒跚回家。

四围皆是葱绿的青山，雾气稀薄，炊烟袅袅，隐约可听见来榜河轰轰的水声。听着爬在槐树上越来越猖狂叫嚣的知了的声音，想着院门口那副虞世南《咏蝉》中的两句对联：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。”叫人觉得，这人世间，千古以来便是如此安静，并无什么大不了的变化，虽然偶有一些枯荣动荡，终归平静。

端起茶盏，里面飘荡着一片青白的槐花。



精灵 李海波 摄

塔公草原

刘安祥

周末的花儿穿上斑斓的阳光。

你来到这里，格桑花摇曳的浅岸。

美丽的康定，山峦逶迤，

跑马溜溜的山顶，袅袅香烟与云天相接。

折多河是山中隐士。只是如今它欲隐而不得，只能隐在我的心中。

我心中的隐士情怀是这样的：切断历史，进入空虚；从借我观物的有我之境进入以物观物的无物之境，隐到一定的境界，则可以发现折多河水与高山的俯仰，白云与树枝的呼应，落花与流水的共鸣。

折多河之上是美丽的塔公草原，承载天空、云朵，承载简单和高尚。塔公草原，它呈现给我的是一个剖面。当你以站立的方式面对一方草原时，不会发现这一点，可是在一个深秋午后迷蒙的心境中，这个剖面就自然而然显现了。

塔公草原是一个传奇，见证温饱、小康、富裕，还有沧桑和梦想。塔公草原就在面前，万物就在面前；你像塔公草原上的格桑花那样安静地站立，品味生命中的所有时光。

草原人的心大得能容下千秋万壑，容得下风霜冰雪。塔公草原因为无言而深沉，因为无言而孤独。青稞磨成粉，收进了帐房；装酥油的“加水热”一排排堆在角落。行吟的歌手弹着“扎姆捏”四处游唱，赞颂英雄，表达爱情。黄昏临近，男人默默地坐在火炉边，身心被日子、牛羊、草原和天空占据；女人们里里外外，井井有条地擦拭，忙碌。

爱就是想象。我通过摄影师美妙的画面，间接领略过塔公草原许多的剖面，而它出现在我心中的剖面，是草原风日复一日的安宁静谧，是安静中凝聚的风神秀美。置身塔公草原观景台，从观光镜里还会领略到人性中所有的甜美与虚弱；一切的感情你尽可以交给塔公草原，它不会拒绝也不会索取，它引出自由的爱，无限多，绵延不绝。而我的诗句，我的爱恋，都是无可替代的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：情诗只为一个人写，哪怕全世界都会传唱。侧身而出，就是细雨秋幕，布谷高喧。我向低垂的云朵表达敬意，现在，我是山峦的一部分，是沟壑的一部分，也是塔公草原的一部分。

我看到了历代文人墨客在此登临，他们或怀古，或言志，或赞美。看到了雅拉神山从塔公草原拔地而起，巍峨壮观，银装披挂，群云缭绕，与广袤的绿色草原和金碧辉煌的塔公寺相衬托，展示绝美的高原风光。

现在正值盛夏，塔公草原山花烂漫，碧水悠悠，牛羊马群慢慢啃食青草，帐篷和寺庙、塔林交织。我在草原之上，草原在大地上，天空和飞翔的鸟在我与草原之上，我们喜悦，我们安祥。



那年我上大学

檀长乐

1981年秋天，经过一年补习，我终于考上了大学。在那个文凭重于黄金的年代，出身农家的我，能够考上阜阳师范学院这样一所本科院校，无异于范进中举。当时正在农田里割稻的我，在田头接到光华大伯从公社里带来的录取通知书，高兴得把手中的镰刀猛地抛向空中，那镰刀像一只大鸟一样在空中飞出一道长长的弧线。

新生报到的日期是当年的9月13日。父亲带着我于9月11日就从江南过江，赶到了家在安庆市的外公家里，买好第二天最早一班去合肥的汽车票。

家里为我准备了一担行李，一头是一个古老的木头箱子，我奶奶的嫁妆，箱子里放着我的四季衣裳和日常用品，另一头是两床被子，一床是垫被，一床是盖被，还有一个四方形的饼干筒，装着奶奶特意为我准备的炒米和熟鸡蛋，用于我路上充饥。

第二天清早，父亲带我来到安庆汽车站，穿过熙熙攘攘人群，找到了我要乘坐的长途汽车。他爬上车顶，让我在下面把箱子和被子递上去，放到了行李架上。7点半左右，汽车发动，我坐在车上，望着站成一座雕像的父亲渐渐远离，心里无比不舍。这一年，我18岁，平生第一次远行。

汽车在砂石路面上颠簸，开得很慢，我对窗外的一切都感到新鲜。不知不觉到了中午，车子停在桐城境内的一个路边饭店，司机大声吆喝着大家下车吃饭。我带着充饥的食品，不想下车。饭店里跑出来一个身着背心、手臂上刺着青龙的壮汉，来到车上大声呵斥我们下车，说

必须吃饭，不吃也得吃！我无奈地花三毛钱、半斤粮票买了一碗饭，又花两毛钱买了一份最便宜的红烧冬瓜，这饭菜的价格是我们中学食堂的好几倍，我一边吃一边心疼。

饭后，我们又上车赶路。我依然是好奇地东张西望，望着望着，昏昏沉沉，睡着了，醒来时已经是黄昏，汽车进站了。我下车后舒展一下坐僵了的身体，从车后爬上车顶，两上两下，拿下行李。我挑着行李像逃荒的难民一样，一边走一边问合肥火车站什么地方，我那蹩脚的普通话给我添了不少的麻烦。好在火车站就在汽车站不远的地方，我没费什么周折就找到了。来到售票窗口，凭着新生录取通知书，买到了当天唯一一趟去阜阳的半价火车票，发车时间是晚上8点。

时间还很宽裕，我坐在火车站外的台阶上，望着街头川流不息的车辆和匆匆忙忙的行人，感到非常新奇。晚饭时分，肚子饿了，我把奶奶为我准备的炒米抓起来就吃，吃过炒米又吃鸡蛋，这是家的味道，真香！天渐渐黑了，然而火车站候车室外灯火通明，天空上挂着一轮明晃晃的圆月，我突然想起来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，中秋节。望着天上的月亮，想着遥远的家乡，又想着即将到达的大学，心里既有怀乡的惆怅，又有对未来的憧憬。

晚上8点，我终于上火车。平生第一次坐火车，新奇的感觉超过了一切，一点也没有焦躁感。火车到达阜阳站已经是次日凌晨两点钟，我挑着行李走下火车，见到热情接站的师兄学姐们，好像回到家里一样。